

## 第一章

“我们当时都还小。”杰克轻声说。

午后刺目的阳光如利剑般穿透百叶窗，照亮了他面庞上清瘦的棱角。他呼出一股蓝灰色的烟雾，毫不在意其他位子上身着华服的食客向他投来的注视。过不了多久，领班就会过来温柔地请他离开这栋楼了。

等到那时候，不用多说，大卫会插上一脚，亮出他的部长徽章，宣读杰克的全名，他的声音不仅会有点大声，还会有点正经过头。那位领班一定会吓得马上道歉，然后会要求签名合照。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杰克会听到不少人在窃窃私语。

那是杰克·斯威夫特？

天啊，你看到他的手了吗？

他看起来像个骨刺崖的流浪汉。

我听说他喜欢男人。

杰克抬起他疤痕累累的手，将喷出的烟雾拨下来，在指尖环绕把玩。这样一来，周围的食客就都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流浪汉其实是位法师了。是什么法师不重要，大部分识相的人都不敢招惹法师。

这一招奏效了，所有好奇的目光都转移开了。只有大卫仍看着他，但是其实一开始，大卫也是心不在焉的。

他坐在杰克对面，身着一件定制的蓝色西装，手指背敲打着今天点的第四杯祖母绿杜松子酒，金色的部长戒指碰得杯子叮当响。大卫喜欢这款杜松子酒，真的很喜欢，也喜欢女人，但是这两件事他都不太能应付。

“但是还挺开心的，对吧？瑞秋说当时大家总是说说笑笑的。”大卫说。

“对。一帮小屁孩杀了个暴君是挺开心的。”杰克平淡地回答。

当时，其实毫无乐趣可言。只有痛苦——血淋淋的、残忍的痛苦。但是刚开始时不是这样的。一切的源头，仅仅是一次“够胆你就试试看”的游戏——他和小伙伴们违反宵禁规则，打破了雷窖。本来他们只是想来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冒险，体会一番犹如在坠落的飞机上做爱的刺激感。直到当火卫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流血的滋味了。狗快要追上的时候，他们想都不想，直接抛下了一名同伴拔腿就跑，只为多争取十分钟保住自己的小命。

但是这种故事并不能成为一个精彩的电影脚本，也不好写进精装书里。确实，这段往事不符合人们眼中解放苍生的无敌少年英雄的形象。大卫问的这句话，也并非真想知道他开不开心。他只是需要从杰克口中得到保证，确保杰克不会像比多尔过去那样，变成一个笑话。

少年英雄长大后不会变成基佬，也不会变成拉子，或者人妖。

“既然瑞秋说开心，那就开心吧。妈的，冲着这段美好的回忆，我们就应该再去圣殿闹一次。”杰克没管住自己刻薄的语气，但大卫好像并没发现。

“当然是很开心的。”大卫笑了，他这么一笑，杰克就知道他一定在想最近新拍的那些革命题材电影，电影里的血都是樱桃糖浆做的，扮演瑞秋的那个二十二岁的女演员是个小浪蹄子，一边晃着她的大胸一边咯咯笑得像个脱衣舞女似的。

“斯威夫特，我知道放下光辉的过去对你来说很难。”大卫举起只剩下冰块杯子，冲一名路过的女侍者不客气地摇了摇。“但你现在不是街头混混了。你现在是共和国的英雄，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要负责为广大年轻人树立榜样。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想要我去把头发剪剪吗？”杰克问。

大卫朝他皱起了眉，但什么都没说，沉默地让女侍者拿走了他的空杯。女侍者走到吧台给大卫又续上了杜松子酒，而大卫的目光也跟着她的屁股飘了过去，看了好一会儿，那双水蓝色眸子的注意力才回到杰克身上。

“我的意思是大的格局，斯威夫特。”

“我可不戒烟啊。”杰克直截了当地说。没有烧纸、点火柴和慢慢吸烟这一系列动作，他的大部分法术就无法施展。

“我不是这个意思，卫生部知道这些行为和你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杰克·斯威夫特’的整体形象密不可分。这是你的灵能，你们法师界有这么个说法吧？是叫‘灵能’吧？”大卫瞧

了一眼那位女侍者的乳沟，冲她咧嘴一笑，贴着她做了美甲的手指取走了杜松子酒，手拿酒杯时还握着她的手指不放。杰克发现她在被碰到时抖了一下，想到自己之前也握过那鱼肚般冰凉软绵的手，心中顿生同情。

“得，那我就直说了吧？”女侍者逃到别的餐桌去服务了，大卫才继续和杰克谈起来。

“有话直说。”

“你和瑞秋。”

“我和瑞秋怎么了？”杰克明知故问。他知道对方想问什么，不禁心生厌恶。妈的，毕竟如果有人敢和瑞秋说这种事情，她肯定会把以前那把象牙铳挖出来用五刑之火射穿杰克的心脏.....要是瑞秋真的能出来教训他就好了。

“瑞秋是个大美人，你.....也单身。”大卫喝了一口杜松子酒，假装自己没在问不该问的事儿。杰克笑而不答。一串烟雾从他的指尖冉冉而生，如火线一般炽热。一簇摄人的电流在小小的灰云中跃动，如一团绵密的雷火。要想让一个人的心跳停止，这一点儿电流足够了，这种微弱的电光最多也只会杰克的右手下刻下一道浅浅的火烧痕而已。反正他手上的疤已经不少了。

但是他现在不会再下狠手了。他现在操控烟雾只是习惯使然，让自己有事可做，用来消遣而已，这样他就可以不去在意那些如烟雾般恼人的现实，和真正的烈火了。

“你们是绝配啊，”大卫说，“那种，并肩作战的爱侣。”

杰克当然知道，只因为他亲眼见过了。瑞秋和艾米丽亚就是这样的绝配，比他和那些男朋友们只是玩玩的关系好太多了。不对，瑞秋和艾米丽亚是终身伴侣，誓死都不分离，结果瑞秋就这么早早做了未亡人。

她和艾米丽亚是天生一对，至死不渝。

“配不成的。”杰克不做多言。

“为什么？”大卫小声问，杰克听他这么一问，便知他心里早就有答案了。

“这些事你跟瑞秋说过了？”杰克质问道。

“就是她提出来的，”大卫回答。

杰克的指尖突然冒出一丝电光，如一尾探路的蛇谨慎地吐着信子。

“不可能。”杰克说。至少他认识的瑞秋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今早还刚和她说过话——”

“在哪儿？”杰克逼问他。

大卫紧张地笑了一下，他不敢多笑，也许他也知道这时候笑就是在找打。

“她情况不太好。”大卫只是这么说了一句，就不再继续了。

杰克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整张脸都煞白了。这话他似曾耳闻，

当比多尔失踪的时候，他也听过同样的话，然后过了六个月，比多尔就被装进一个漂亮的金色棺材入土了。

“带我去见她。”

## 第二章

圣灵崖是一座巨大的城邦，坐拥大片草场和阶地，于嵯峨连绵的峡谷两侧拔地而起。连续八百年的法术维护和大型工程逆转了重力，阻止城市下陷，不让向下奔流的湍急河水侵蚀地面。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还是不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杰克坐在飞机上向下看，下方的城池一览无余。

小作坊、居民区和工厂布满了低阶地，而每一片阶地下方，都埋着城市巨型管道排出的大量污水，屎尿和废旧轮胎都随着山壁坠入底下的河水里。恶臭的水流之上，拾荒者拿着钩杆在西侧突出的骨刺崖上游走，想在城市丢弃的废物、尸体和垃圾被冲走前回收利用一番。拾荒者顺着岩壁燃起滚滚烟火，将搜集到的骨头烧成制作精美瓷器的骨灰，瓷器最终会被运到一万四千呎上的内阁圣殿，用来装点殿内豪华的餐桌。

低阶地上的恶臭和烟雾绵延不绝，让跨越赤沟河的铁桥如蛛

网般张牙舞爪，银色的飞机在众多高阶地飞机跑道上起起落落，仿佛随时会落入底下的密网之中。

在空中向下看，所有的垃圾、塑料和废品都显得十分遥远，只是远远地闪着微光。飞机里实在舒适得很，穿着短裙的空姐奉上的是金标的白兰地，在客舱之间站岗的守卫用的香水也都带着百元钞票的芬芳。

杰克记忆中的空中之旅可不是这样的。这飞机和上次他飞到高空打下来的那架冒着烟的破铜烂铁也完全不一样。

他举起酒杯看了看，并不是很放心。大卫坐在杰克对面，躺在放平的皮椅上枕着缎面枕头呼呼大睡。空姐看起来还挺开心的，毕竟杰克吩咐过自己和大卫都不需要她服务了。

飞机越过重重云雾上升，引擎在舱外轰轰作响，杰克感到体内的血液也跟着机体在上攀。他们快要在一万呎之上了，但还在往上飞。他抬起手指把玩一团烟雾，仿佛在爱抚锋利的机翼掠过的一朵朵软绵绵的云彩。透过一扇玻璃闪着粉光的窗，一片广阔的高地即刻展现在杰克眼前，矮小的园丁站在精心修剪的草坪上抬头看着他们。从前，这片草坪还只是一个烟雾缭绕、豹子横行的乔木林，而现在，这是一个翠意盎然的绿色迷宫，异乡运来的羚羊和鹿在悠闲地啃着草，等待下次打猎季时任人宰割。

飞机抵达内政部部长狩猎园之上的普柏度疗养中心，降在一个私人跑道上，空姐默默地拿走了杰克没有喝过的酒。

疗养中心的墙壁是洋葱皮的颜色，看守是一群制服笔挺、面目清秀的年轻男子。他们都揣着一把黑色的机关枪，就像女

士出门抱着手包一样。杰克估计他们有多次在靶场整洁的隔间里对着纸板抬枪射击的经验，但他经过时一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子弹把人打得稀巴烂的场景。

杰克觉得他们个个都乳臭未干。

前台护士和在疗养中心大堂走动的护士个个都像舞台魔术师从帽子里拎出来的小白兔似的。他越是被人带着往疗养中心内部走，视线里的护士就越多。她们都看着杰克，一模一样的黑眼睛透过统一的金发刘海偷偷地瞄着，好像她们都知道他反手就能把她们丢回丝质的黑色礼帽里似的。

金光闪闪的长廊里弥漫着梔子花香和甜腻的酒香，下面却隐隐浮出又干又呛的草料和粪肥味。大卫招呼了一声，又喝到了一杯酒。他对着护士轻浮地一笑，颤巍巍地伸手摸上了那位女士的胸部，护送四个警卫立刻移开了目光。

“你个磨人的小妖精。”大卫看到护士迅疾地缩回接待台后，笑了起来。“男人应该追求这种东西才对啊，斯威夫特！你明白不？蜜穴！”说最后一个词的时候他还慢吞吞地拖长了音调，仿佛舍不得这个词离开自己的嘴。

其中一名武装警卫面露一丝不悦。大卫虽然醉醺醺的，但还是看到了，但显然没弄清缘由。他转向那警卫，冲着杰克软软地挥舞他白嫩的手。

“你知道这位客人是谁吗？”大卫问。“知道吗？这位可是杰克·斯威夫特。没错，大名鼎鼎的杰克·斯威夫特！你们可不能怠慢杰克·斯威夫特，就算他穿得破破烂烂，身上一股馊味也不行！他可是国民英雄！国民英雄不管做了什么你们都



他妈不能出声！”

杰克现在真的很想让大卫和水泥地亲密接触一下，那名警卫好像也看懂了杰克的脸色，他们的视线越过大卫的头短暂地交汇。

那位青年的表情有些特别，让杰克突然想起了比多尔的脸——不是他躺在棺材里的那张死气沉沉的脸，而是他在挑战他做坏事时，那活泼调皮的脸和捉摸不透的笑容。

这么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杰克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像是突然笑了一下似的漏了一拍。他像第一次看到比多尔时一样傻里傻气的，召唤出以前用过的法术，让法力集中在指尖。

他拍了一下大卫的背，电流“噼啪”一声渗了进去，大卫随之倒下。因为没人打算去扶一把，所以他的身体就这样毫无知觉地朝前倒在了大理石地上，他手中的玻璃杯掉了出来，没碎，倒是冰块和酒撒了一地。大卫醒过来肯定头痛得要死。

几位护士站在接待台后面，瞪着眼。远处棕黄色的应急灯无声地闪了起来。

“这家伙酒量总是不行。”杰克浅浅地看了一眼大卫倒地的身体，刚才突然来这么一招，他感觉有点紧张，但也还挺高兴的。他本不想再去看刚才的警卫，但还是与对方对视了，也将那人唇边一闪而过的笑尽收眼底。

“我看他也没伤到什么重要部位，”杰克对着从各个门口和走廊钻出的护士们说，“帮我照顾一下他吧？”

各位护士看了他一会儿，整齐地点点头。

杰克突然意识到，她们真的是兔子，这里就是养兔场。比起大卫倒地的身体，这件事更让他心底发毛。用动物施法是暴君的灵能。战犬变成了满嘴哈欠，身着制服的守卫，小孩儿模样的偷儿满街乱窜，内里住着老鼠的灵魂。他们是他手下的刺客、间谍和士兵，只是用人肉躯壳隐藏了尖锐的獠牙和算计的双眼。

而今，小动物们小心翼翼的眼睛又开始偷瞄杰克了。

“我是来找瑞秋·基斯的。”

一位护士在前面带路，警卫跟在后面。杰克感觉到他们都在盯着自己布满疤痕的手，走路时一直与他保持距离。至少这些警卫还是真正的人类，杰克感觉得到，就像他也感觉得出，走在前面的金发美女是只半野生的兔子。到底是谁把她和她的小姐妹们塞进这些端庄美丽的新肉体里的？他们对他的瑞秋做了什么？

还没等门打开，杰克就知道瑞秋在哪间房里，这间房光线明亮，四处都是手术器械，床品清一色的白。在这一片亮到反光的颜色里，瑞秋是唯一的暗色，她的存在吸走了所有的光、温度和声音。

在革命时期，人们都称她为“死亡之影”，连杰克都不敢惹她。但是现在的她就像一张褪色的丝绒布，被人压平漂成了冷灰色。

“杰克。”她只能用嘴型呼喊他的名字，他赶紧走了过去。看到她变成这副样子，他被吓得不轻，只想走过去碰碰她，然

后抱住她。瑞秋睁开眼，杰克看到了她眼中的警告。他停在她床边，双手收进自己破破烂烂的外套口袋里。

“你真是不成样子了。”杰克说。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瑞秋轻声说。接着她深吸一口气，杰克感受到了她在吸走自己的生命。他没有抵抗，只是感觉稍微有些腿软。他身后武装警卫突然晃了一下，有一个先栽在地上，而另外两个腿一弯也接着倒了下来，最后一个——刚才与他相视一笑的那个，踉踉跄跄地挨到门口。看着倒地的战友们咽了最后一口气，他走出去用力关上了门。

瑞秋看起来只是好了一点点，呆滞的眸子不再灰暗，露出了闪耀的黑色。

“还要吗？”杰克问了一句，成功激怒了她。她自己都没叫他帮忙，他也不应该多此一举。

“赶紧闭嘴行吗？我没空听你废话。”她艰难地转了一下头。  
“大卫那个混蛋居然真把你给找来了？”

“是我找上门的。我已经两个月没在新闻快报上看到你了，有点担心，”杰克告诉她，“大卫还说了一些‘你想让我从了你’之类的话来恶心人。”

瑞秋扑哧一笑，然后抖了抖，好像笑疼了。

“总比直接求救好，”瑞秋回答，“我就知道他会传话给你……那个傻瓜居然真的以为我会变直，好像法师真的会变成普通人一样。我就知道你是不会信的，你一定会知道出事了。”

杰克点点头。

她看起来变了个样，瘦了一大圈，病恹恹的。就算之前在新闻快报里，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一样挨着皮特站在防卫部的大旗下，她也没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

“你想要我救你出去吗？”杰克问。

他看到她眼中燃起了一丝希望，便想把她从包裹的白被里扶起来，但是瑞秋按住了他的手。她的手指就像蛇皮一般冰冷。

“你想就这样把我抬出去是不可能的，杰克。”

“怎么？你是胖到我抬不动了？”

“把这破被子掀开。”

他突然不敢照她的话做了，瞬间闻到了床上的血腥和腐朽的气味。他抓住毛绒绒的毛毯和柔软的被子掀起来。

他看到一柄金色的杆子穿透了瑞秋的肚子，杆身把她赤裸的身体像展示蝴蝶标本一样钉在床上。连暴君都不会如此残忍地虐待法师。

“谁干的？”杰克几乎连字都咬不清了，手不停地抖，仿佛抓住的被褥带了电。

“别犯傻。”瑞秋警告了他一句。

“皮特？”他一看到这个金杆就知道了，但他还是不敢相信，

因为皮特是他们的伙伴。他是个丧心病狂的变态没错，但他和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

“他是防卫部部长，很快就会知道你来了，”瑞秋说，“你答应过我一件事，一定要遵守承诺。”

“不。”杰克放下被子，往后退。

十六年过去了，他仍然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时他俩都刚被悬赏通缉，赏金标成红色的数字印在杰克笑得一脸嚣张的模糊照片下面。

“我没答应，”杰克说，“从来没有。”

“不管你当时有多醉，法师之间的承诺就是契约。别浪费我的生命掉眼泪了，你要振作起来，让那个畜生为他做的事付出代价——为我和其他人报仇。”她没往下说，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杰克的眼睛。

“他也这么对比多尔了？”

杰克可以听到外面的走廊上开门的警报声，随后，军靴沉重地踏在大理石地上的声音，也远远地传了过来。一群带着机关枪的人正列队而来，要他的命。这种声音早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无比熟悉，他之前已经经历过几百次这样的场景了。

但比多尔的死是一道新鲜又深刻的伤口，血淋淋地张着，疼得不行。他早就知道比多尔是被人杀死的。他怪罪过其他的部长，别的什么恶贯满盈的人。但他从未想过这一切都是皮特主导的。是他把比多尔让给了皮特，回归他过去在骨刺崖

的生活，因为他不想看到他俩在他面前恩爱缠绵的景象。

瑞秋伸出手，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攥住杰克的手腕。

“他想侵吞我的灵能、艾米丽亚的灵能，和我们所有人的灵能。但是我不会放弃属于我的东西，输给谁都不能输给那种畜生。”瑞秋安静了一会儿，因突然穿透身体的疼痛而战栗。她黑色的双目变得湿润，但她直勾勾的眼神毫不动摇。她身上的痛苦和愤怒紧紧地抓着杰克。“他下一个要杀的就是你。你要答应我，去把象牙铳挖出来.....”

“都埋在地下十年了，可能早就烂了.....”

“答应我，杰克。”瑞秋咬牙说。

他感觉她的手正在努力抓他的手臂。曾经的她一招就可以让他灰飞烟灭，现在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可怜地拽着他。

“我答应你。”杰克让步了。就算他到时候只能挖出一堆破石头，他也得为她走一趟，因为他一开始没能阻止这一系列悲剧。

“你要让他付出代价，一定要。”一滴泪滑出她的眼角，落到她的脸侧。

“对，他会。”他不禁伸出手抹去她脸上的泪。

“别一副可怜我的样子，杰克，”瑞秋嫌弃地对他说，“起码现在不行。”

“我永远不会可怜你。”杰克收回手。

“那就别磨蹭了，你说过的，如果有一天我收了暴君的一分钱，你都会负责杀了我，现在就是你下手的时候。我一直留着几枚前朝的钱币，就等着今天用呢。”她张开右手，杰克看到了三枚印着暴君王冠的铜币。“动手吧，斯威夫特！”

“不要。”

但他拒绝也没用。她把他区区的酒后戏言，制成了契约。

炙热的光亮与烈火听从召唤从风卷云涌的天际进出，迫不及待地涌进杰克的身体，仿佛分外思念这位十年不见的法师。光与火穿透他的骨骼与肌肉，唤醒他全身每一根经络。啊，这一刻就像高潮一样绚烂，所有的光都从他身体里倾泻而出，电和火浇灌了整个房间，遍地的光芒点燃了墙壁。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周围只剩下化成灰的瑞秋和三枚熔化的铜币。

一个新的红色烧痕在杰克的手背绽放，蔓延到他的手肘。警报器惊慌地尖叫起来，响彻整个疗养中心。等武装警卫开枪射门时，杰克早就跳出了破碎的窗口。他们还没来得及赶到窗台阻止他，他就蹦了下去。

\* \* \*

在最新的那部彩色电影里，饰演杰克的面瘫年轻演员在五彩缤纷的云彩背景前自由自在地飞着。这部电影也把他和瑞秋

拍成了最好的朋友，结伴从少管所出逃。当然了，大部分桥段都与实情相去甚远。

杰克本人才不会飞呢。

飞行会暴露路线和目的地。因为飞行是一个有目的和方向的动作，就像天上的鸟也有飞行的轨迹，方向都是可以预测的。只要有杆枪，就能把飞翔的人打下来。

杰克选择自由下落，利用乱窜的风在凛冽的云端穿梭，飞跃的轨迹就像身边冒出的闪电一样时快时慢、在不同方向岔开。混沌的天空、轰鸣的雷声和厚重的乌云都是他变幻莫测的得力武器。他一旦随风而驰，就算是受过训练的狙击手也不可能逮到他。他在天空中肆意翻滚，上跃下倾，像卷进暴风雨中的糖纸似的，来去无踪。

最后，他砸穿一面破损的屋顶，掉进了一个废弃的游泳池里，里面尽是雨水，漂着莲花和泳圈。

他仰躺在水面上，晕乎乎的，全身都痛，仿佛刚和旋风打了十场拳击赛。他已经十年没有跳得这么狠了。他流了鼻血，但是鼻子没断，耳朵里除了嗡鸣声之外什么都听不到。

池水反的光一蹦一跳地穿过高处的房顶，天花板原本被画成了万里无云的晴空，如今那穹顶开了个口子，露出了背后刚才杰克召唤的黑色暴雨云。温暖的水在他身周啪嗒啪嗒地起落。他枕着浮动的泳圈，感觉这枕头如丝绒一般柔软，却闻着一股青苔味儿。细柔的雨丝滴滴答答地落下来，杰克闭上眼睛任由雨落。他让雨滋润自己干裂的嘴唇，滑下自己的脸。他觉得自己应该哭出来，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时候。现在，让



雨哭一下就好。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